

塞

語

尹
耕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鄉

約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塞語

此據畿輔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塞語序

朔野子達於時務。先是述鄉約。約鄉人爲守禦事。至是嘆曰。兵。民之衛也。戰。守之先也。虜。治之蠹也。勤民而不詰兵。設守而不及戰。爲治而不去蠹。惑也。於是復述塞語。塞。語者。近之戎政。遠之虜情。詳而法制。大而形勢。無不論說之也。夫城境曰塞。述答曰。語。朔野子論說時務。而曰塞語。憂時切。取善公矣。夫取善公。其言不必己出也。憂時切。又豈必其身行之哉。此朔野子之心。而塞語所由述也。昔賈誼爲漢陳治安之策。文帝一一行之。長沙之遷。誼自傷擯棄。弔湘見意。朔野子登第垂二十年矣。服官中外。恆多齟齬。乃今述塞語告之人。人則視誼爲何如也。余於是乎有感。嘉靖庚戌季春朔日。溫泉郝銘序。

塞語序

塞語尹氏子朔野所爲書也。尹子少習兵事，識兵機，每欲提一旅，橫行塞上，毅然負勸燕然封狼居胥之志。會世廟中葉，天下承平久，諱言兵，卽武夫世冑，爪牙肩臂之帥，語以輜鈴，莫喻皮傅。尹子慮之，乃述塞語，然則塞語其有憂乎？夫兵有機，將有權，因敵制變，詭祕莫測，是謂兵機。離廟而立，扶轂遣之，無從中御，是謂將權。古之名將，得機而神，得權而運，然後從事，四夷而功不殆，是故謀勝於朝堂者，王。伊呂是已，戰勝於封疆者，武。衛霍是已，託言於簡編者，傳。風人策士之流是已。余觀尹子所爲塞語，審形勢，明戰守，裁今古之變，察彼己之情，逆禍福倚伏之幾，明若觀火矣。然而思患周防，如虞突薪，若將弗拔，危詞曲譬，如疾痛之呼人，惟恐弗聞，何爲其皇皇若是？夫總文武者，將之良也，簡將授任，明主之務也。以尹子才，置之帷幄，受以專閫，卽伊呂宜未多讓。其功豈遽出衛霍下，乃阨於郡縣，困於簿書期會之間，竊比風人策士之流，託塞人之語，懷罪我之懼，岌岌焉幸采於觀風者，所謂咏歌不足，繼以嗟嘆，是憂心之感也。故曰塞語其有憂乎？雖然，摧鋒陷陣，功一劍耳，揮抱決策，功一時耳，借令尹子樹勛塞上，視塞語孰多？夫兵猶禪也，禪有法眼，兵有妙機，皆未易語，是故任三軍之政，而不知三軍之事，則敗矣。不知三軍之事，而妄語三軍之機，則惑矣。卽令尹子樹勛塞上，而塞語亦安可以無作？於戲，知此則尹子行志匡時，固自有在，何必勒燕然，居胥而後可以論尹氏子之功？賜進士出身，資善大夫，奉敕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，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北海劉應節撰。

塞語

明 蔚州尹 晔著

塞者何。卽所居也。語者何。卽所聞也。君子在朝言朝。在鄉言鄉。然則在塞者所言塞也。居而聞之。聞而述之。以爲觀風者采也。嗟夫。保圉域民者。其言質實而縝密。裁變度勢者。其言疏達而通理。憂危慮患者。其言鉤深而曲中。感義敵愾者。其言發揚而蹈厲。是故可以興。可以觀。可以思。可以奮也。塞之言未必具是四美。而塞也有是四情焉。則夫居而聞之間而述之。以爲觀風者采。宜也。或曰。古之采者詩也。今言乎哉。曰。言心之出乎口者也。詩言之戒乎聲者也。有所感則音出。有所叶則音成。是言直辭。詩委辭。緩急文質之致不同。而其爲心之出則一也。古者中州之民。或以勞役。或以離思。或不得於君臣朋友夫婦之間。則言言之不足。則嗟嘆之。嗟嘆之不足。則咏歌之。故曰。上以風化。下以風刺。上主文而譎諫。言之者無罪。聞之者足以戒也。今塞居者。在金革而親鋒鏑。邇寇讐而蹈水火。事之急者。不能徐其告。心之痛者。不能小其呼。而可律之曰。是不音也邪。雖然。發乎情止乎禮義。是固先王之澤。無忝詩教者也。於戲。其足以爲觀風者采與。其不足以爲觀風者采與。要有知之者矣。

虜情

嗟夫。由國初以至於今。虜勢強弱之不同。其爲中國害。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。知虜之所以爲害。而我之

所以思患預防者。不有道乎。夫自妥懽既奔。愛猷再竄。成祖奮三駕之威。魯台送軍門之款。虜真脅肩屏息。潛伏窮荒矣。而東勝之守不嚴。開平之餉難繼。疆場出入。胡騎數臨。馬直興尤。血刃屢見。虜蓋強焉。及夫英皇旋軫。諸將協謀。宜大之長城始繕。脫脫之貢使數入。虜亦貪漢財物。希復內犯矣。而大節之部漸蕃。火篩之詐屢售。威遠肆侮。姚信敗謀。虞嶺失機。張俊隕首。則虜勢愈勃然焉。近年以來。虜我丁口。牛養日滋。登我叛人。虛實盡諳。吉囊俺答。號稱梟雄。把都青台。盡領部落。每一入寇。動稱十萬。揚塵亘塞。聲弦鳴雷。視前爲何如也。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。然其初爲寇也。有乘驂馬持木兵者矣。伺隙則進。兵出則走矣。過堡柴戒備。遇大鄉落疑畏。不敢入矣。而繼也則振轡直前。不避兵陣。精騎約戰。餘衆擄掠。此一變易也。然尙未攻堡也。邊人曰。堡斯免矣。又其繼也。則分道直前。蔑視我衆。殿數百以羈全營。紛千萬以震零堡。此又一變易也。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。邊人曰。堡稍嚴整斯免矣。而今也則盛兵入塞。自結長圍。方數十里。莫測消耗。鐵騎外馳。輟輟營壘。步兵內集。肉薄陣隙。所過無不盡之鄉。所攻無不破之堡。則又一變易也。又其始掠騎畜。得粟不知炊而食也。繼則入鄉必剽害。得粟必囊往。今乃入秋。禾既穫。春米是漸。知粒食也。又其始掠婦女。遇男子多褻其衣縱之。繼則嬰稚必掠。丁壯必戮。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。丁壯有藝能者亦掠。是漸知集衆也。又其始掠布帛。繼則取刃器取釜。今乃接戰奪甲。得車焚輪。是漸知貴鐵也。又其始獲丁口。重役之。故不戢役者多謀歸正。繼則妻之。遣之畜。今乃拔盡力者。授之部曲。使將是漸知用長也。又其始恃馬力。聞砲聲奔。見燃槍遁。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。俟乏乃進。今乃肩門闔。抗木

牌突來薄陣矣。是漸知避火器也。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炸。繼則有交餽。今乃易買櫛具。是漸知廣奸細也。又其始未嘗用步兵。繼則步騎雜至。未嘗用我人戰。今則驅破堡之丁。攻不下之堡。或約言開門。皆大有變易也。而其重者。則始也志邊塞。庚子辛丑志山西。甲辰志真保定。今則每每聲京師諸關廂。故曰虜之爲害。屢遷變易而不一也。夫虜勢始弱而今強。備之自宜有加。爲害變易而不一。則夫相機酬應。以爲勝略者。固不可膠於故轍也。夫過無不攻之堡矣。而舊堡大不數雉。高不數仞者。莫之易。攻無不破之堡矣。而新堡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。莫之舉。虜知粒食矣。將無食馬之耗。而我馬顧日削。虜知用長矣。當有意外之防。而邊人顧日困。虜知貴鐵矣。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。虜知集衆矣。而我不求逞於離交間奸之策。虜知避火器矣。而我火器愈不精。虜知廣奸細矣。而我奸細愈不諳。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。虜驅我攻我而逸。我絕彼通貢而勞。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廂。以搔動我。而我勒燕然擣賀蘭。曾不一置諸口。奚可哉。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。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。抑又有說焉。天下之事。備於未兆者爲力易。已兆者爲力難。圖於始作者其禍淺。已成者其禍深。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。大率中國人爲之謀也。大同之通贖尙存。思憶鄉貨。掠口之恩養日厚。絕念首邱。是故石天爵之奉使求貢。王三之糾虜犯邊。利比西成。榮同晝錦。於是餽虜以肥甘。衣虜以輕便。而虜一中之嗜慕愛悅。以從其言。而逞其慾。曰數舉則數舉。曰深入則深入。堡可攻則攻。堡陣可陷則陷。陣於戲。其亦幸而志擄掠也。幸而思鄉貨。貴布帛子女也。不幸而他有志焉。則將如之何哉。備其未兆。圖其始作。是在體國者夫。

形勢

天下有形勢。得之者勝。失之者敗。然有形勢之體。有形勢之用。何謂體。地里險隘。輕重之分。是也。何謂用。人事規畫。緩急之序。是也。孟子曰。天時不如地利。地利不如人和。地利者。形勢之體。人和者。形勢之用也。今夫輿地。河北重關隘。河南重襄鄧。又太行爲華夷之界。經嶺通中國之門。所謂形勢也。體也。而鄆食其謀。虢遠。則曰塞成皋。距飛狐。趙涉書制七國。則曰走藍田。出武關。亦所謂形勢也。用也。由是觀之。則古今之形勢可知矣。輕重之分。緩急之序。可按而舉矣。是故險阨莫重於西北。而都邑所在則尤重。經理莫急於邊塞。而都邑所屏蔽則尤急。智者爲謀。不過此而已矣。嗟夫。江都之禍已兆。而高麗之師尙陳。漁陽之釁旣萌。而南詔之兵亟張。古來東南之夷。亦惟中國務廣崇侈者事之爾。乃若周之玁狁。漢之匈奴。唐之突厥。宋之夏遼金元。則盛控弦以爲武。恣荼毒以爲虐。中國之人。奉將養兵。閉關飭塞。竭財力。疲奔走。以事之。強者僅勝。弱者削壞。譬之縣千鈞以朽索。而坐臥其下。支撐稍弛。則碎首立見。禍至烈也。周人之爲謀也。伐太原。城朔方。後嗣忽之。其禍至於攻驪山。覆宗周。漢人之爲謀也。治秦中。實塞下。後嗣忽之。其禍至於主下殿。魚羊食人。唐人之爲謀也。斥磧北。置都護府。後嗣忽之。其禍至於掠都邑。焚宮闕。宋人之爲謀也。復燕雲。城靈武。後嗣忽之。其禍至於輸歲幣。割三鎮。而南渡而亡。然則太原朔方。周人之形勢也。秦中塞下。漢人之形勢也。磧北都護府。唐人之形勢也。燕雲靈武。宋人之形勢也。本之地利以爲險阨。資其險阨以爲戰守。是固所謂體矣。而或曰太原朔方。或曰秦中塞下。或曰磧北都護府。或曰燕雲靈武。則又

以郡邑不同，境土有異，審其緩急，以爲酬應，所謂形勢之用也。始而謀之強者，僅勝嗣而忽之，弱者削壤，必然之理也。我朝之都燕也，蓋與古不同，稍難於周漢，而大勝於東漢趙宋矣。夫周漢建都西北，地資建領之險，人籍風氣之勁，天下莫之競焉。東漢宅雒，已失全勢。宋人捐燕雲，則又無限胡之防，故卒不能爲守。我朝都燕，雖風氣之稟，士馬之強，不及周漢，然據險防胡，居外馭內，其視周漢一也。故自其常論之，則京後爲最急，宣、大次之，遼、東次之，陝西又次之。去京有遠近也。夫京師爲最急，則大甯之內徙，三衛之盤據，不可不講也。宣、大次之，則獨石之孤懸，豐勝之淪沒，不可不講也。講大甯，則宣、薊無阻隔，而遼東之右臂伸，講豐勝，則山、陝有交應，而甘肅之左臂伸。此立國之宏規，保安之上畫也。而永樂、宣德之間，但知兀良哈之誠款，開平之艱遠，豐勝之丁口不立，甘心棄土，略不顧惜，得非往事之恨乎？自其變論之，則大甯不可復，而京後之重垣宜設，宣、遼不可合，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。開平、東勝已淪異域，而宣、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，而成化、弘治之間，但知火篩之通貢，山海之征商，宣、大之鑿塹築敵臺，京後之防，一不措之籌策，又非往事之恨乎？夫始也藉開創之威，東斥大甯，西圖豐勝，無難也。繼也藉生養之富，大垣、京後，盛兵宣、大，無難也。時日因循，不以爲意，偷玩既久，豐孽乃生。虜犯太原，則增忻代、澤潞之兵，而乘甯鴈之塞，虜犯洪蔚、廣昌，則城宣府之塞，而弛東北之防。夫阻太原之寇，在力戰於大同、偏頭之間，恤洪蔚之擾，當不忘乎潮河、川、黃花鎮之備。增忻代、澤潞之兵，則度支急，弛東北之防，則畿輔震。近年之經營，得微亦有過乎？嗟夫，白刃在前，不顧流矢，虜旣目宣、大矣，垣宣、大可也，明哲所燭，防患未然，因垣宣、大，而併垣京

後亦可也。積薪必燃，防川必決。以官大爲餌，而先垣京後，亦可也。悉力宣大，置京後不講，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，失權多矣。於戲！往有恨，無能追也。近有過，亦幸無大失也。今宣大之垣役告成，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懷矣。大城京後，以奠金湯，宜大以戰而爲守。京後以守而爲戰，宜大遇秋則乘塞，餘時有入與之戰。京後有警，則乘塞，餘時分爲番休，以習禁軍之勞逸。斯皆所謂卽體卽用，備形勢之道也。

城塞

或問城塞古乎？曰：古也。蓋自文王始築城，朔方爲軍壘，以禦北狄之難，爲軍壘扼要也。若今之塞乎？曰：古者井田，南東其畝，設險周於天下，扼要乃所以爲塞也。自開阡陌，溝洫蕩然，由是胡馬南馳，無結草之固矣。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爲長城也。變扼要爲長城，始皇始乎。曰：何始始皇也？冠帶之國七，而三國鄰胡、秦、趙、燕之攢胡，爲塞也久矣。然則長城利乎？曰：利。羣虎狼於宇下，而無藩籬之隔，蹈戈鋌於白肉，而無陣隄之憑，仁者不忍也。且無藩籬，則日警備，日警備則禾稼癯，蹈戈鋌則日虔劉，日虔劉則生養鮮，其何以爲國乎？嘗謂開闢以來，爲生民虐者三大變。聖賢王伯忘其身以揅之，而皆歸之築防。一曰禽獸，夫人無堅皮革，利爪牙，而夥然雜異類之中，其不爲所吞噬者幾希矣。則爲之城郭宮室，重防以固，重門以居，故上古民相勞曰：無恙。二曰洪水，懷山襄陵，浩浩滔天，而人棲避於巔崖樹杪之間，其不仆斃而枵死者幾希矣。則爲之疏治，鑿三門，導九河，地平天成，萬世允賴。故古之贊禹者曰：微禹，吾其魚乎。三曰夷狄，明王不作，方伯弛職，衛懿之戕，北燕之迫，天下岌岌乎爲所併也。則爲之封壤，南至穆陵，北抵孤竹，而後衛人

忘亡。燕人甯宇。故孔子稱管仲曰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衽。是三大變。古之賢聖王伯。勞心思竭筋力以圖之。而其究皆歸於築防。夫城居以避恙也。而繇之以治水。繇堤以扞水也。而後世以之防胡。此羽山之殲。雖伏圯族之罰。而勤民以沒。所以不失夏郊也。今幸於禽獸洪水之害。不相及矣。而獨日與夷狄從事。若之何其廢古畫也。然則始皇不爲失乎。曰。始皇不失之畫。而失之行。不過爲慮。而過爲督責者也。夫六王舉四海一。罷侯置守。銷兵徙豪傑。天下服秦強矣。此時爲畫。非胡而何。夫蚩尤戮。則葷粥逐。太白懸。則萊夷伐。內安外攘。武之經也。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。而卽苦之以工役轉輸。不慮其不戢自焚。而暴師萬里。無有止息。此不失之畫。而失之行者也。異類不可以盡殲。異世不可以無守。趙燕之故迹。猶在河陰之新斥甚遠。此時有慮。非城塞而何。夫起臨洮。歷九原雲中。至遼東爲塞。此何等形勢也。然不遲之以歲年。寬之以撫字。阿房未終。左闕再發。此不過爲慮。而過爲督責者也。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。曰。師之善。則始皇可師也。師之不善。則始皇不可師也。敢問師之善者何也。曰。停不急之役。寬額外之征。墾塞下之田。而無科輸塞下之粟。以備急。酌勞緩急。因時後先。可因者因。可創者創。期以再世。以底永甯。師之善者也。古之人有行之矣。漢文是也。其不善者何也。曰。師屢出而不懲。力長役而不休。因之以饑饉。加之盜賊。天變而主不悟。民怨而下不達。外侮未息。內變且生。師之不善者也。古之人有行之矣。隋煬是也。然則舉鄰胡者。悉城之乎。曰。有緩急也。都邑所近則急。用壤膏沃則急。不可以不城也。隔遠畿甸則緩。山谷險阻則緩。蓋有不必城也。都邑所近城。則甘泉無烽火之通。國勢尊矣。田野膏沃城。則耕稼無饑時之苦。民生遂矣。

隔遠幾旬不城。所謂遺微利以繫其貪。山谷險阻不城。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。我朝與秦漢之緩急。可得聞乎。曰。秦漢所急在西北。上谷北平爲緩。我朝所急在東北。甘肅甯夏緩也。秦漢急西北。故秦塞起臨洮。漢武置朔方。緩東北也。故誘匈奴人。則於馬邑開樂浪元菟。當時非之。我朝反是。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北乎。曰。應始夫神京在燕。大甯淪失。天壽與異域爲鄰。宜府與遼東隔絕。汲汲圖營以實後背。猶或恐後也。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。則當徙三衛以易大甯。大甯之巢穴不除。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。失時不舉。策之可憾者也。何失時也。曰。徙三衛當在國初。爲絕塞當在成化。弘治之間。何也。曰。國初三衛之置。根未深。而開平之虛。舍未廢。且北虜遠遁。三衛得以有之。以此相易。不爲難也。成化弘治之間。北虜數貢。邊警罕聞。年穀屢登。塞下殷富。彼時若城京後。虜既不與我競。我亦力足辦之。紆直進退。卽少有涉於三衛。三衛蔑視之也。今三衛視大甯爲樂土。而開平陷入虜庭。非惟我不能以大甯爲我有。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。又邊警所急。慎在宣大。禍發有形。難先未兆。而京後尺寸棄取之間。三衛與尤以爲厲已。故曰失時可憾也。然則宜如何。曰。宣大不可不城。所謂白刃在前也。宣大旣城。戰守斯議。謹哨望於登陴。伏精銳於半道。軍至則矢石備施以爲守。入塞則左右邀擊以爲戰。此之爲宣大計也。而以其閒暇大城京後。慮版築之廢興。則寬其諸役。恐三衛之有競。則啗以微資。土可築則土築。而磚甃繼施。石可剏則剏石。而灰澆必傾。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表。遍其下列堡寨以爲援。先之以京營出戍。繼之以招募成家。蓋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。而不以煩費阻。與遷都較輕重。而不以勞難輟也。是則失時可憾。而揀時有要也。然有謂長

城無益於疆宇者何。曰：不究始末之言也。夫塞下田，不塞下人有也。爲虜塋也。一騎長驅，耕夫負竄，耕其牛膏，爭爲其有矣。塞下丁，不塞下人有也。爲虜息也。朝取數人焉，殺而委諸塋，暮取數人焉，驅而入之虜。夫塞丁不墾，則粟愈貴，非惟居者不可留，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。塞丁不息，則地愈孤，非惟伍失者無從補，而虜孳且愈增其類矣。夫當長城之未城也，塞下粟有，斗數錢者乎？塞下人有，舍內郡而願僦居塞下者乎？塞兵有一，非坐食官廩，給地自養，爲官戰守者乎？一遇伍缺，清勾拘攝，如捕罪人，有招募一呼，千百彙集者乎？帑金至重也，輜輸有遇掠者矣。巡察使、憲臣也，行部有遇害者矣。赴簡計，卽如探虎穴，轉商賈卽如臨重壘，洪府內地也，虜至境而烽火不聞，劉州開府也，虜入塞而聲聞永隔。今時亦有之。故曰：諺長城之無益者，不究始末之言也。然則長城足恃，虜終不能入塞乎？曰：何言終不入也。堤水而浸，潰必有去，引繩而牽，斷必有處。長城之利，烽燧明而野易清也。攻拒久而兵易集也。粟入多也，生息繁也。小軍之衆能犯也，大舉之易於調伏爲應援突擊也。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。嗟夫，守不密則入，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。既入則有戰，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。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？是故謹詰邊之令，以嚴乘塞之時，精團練之兵，以待農隙之入，中堡塞之約，以盡清野之實。固京後之防，以居萬乘之重，可戰可守，斯固策之中也。而近時邊將不求備其所未備，顧曰：未塞之前，虜惟小犯，既塞之後，必求大舉。小犯易遏，大舉難支，則是以大舉爲塞致也。嗟夫，城塞以止，驅猶服藥以已疾，小犯必至大舉，猶細症必至沈痾也。以城塞之遏小犯，爲致大舉，則將以服藥之已細症，爲致沈痾乎？繆也甚矣。

乘塞上

夫城塞非難也。乘之難也。乘之非難也。久之難也。夫集丁壯以事版築。恤之有方。役之有漸。斯塞城矣。而必欲離畝。捐妻子。林林總總於亭障陣院之間。不腹怨。不力疲。稱于奮戈。敵愾爭先。不能也。營乘之猶可。而必欲歷歲年。長子孫。惓惓慄慄於沙磧斥鹵之外。不逃亡。不隱匿。世嗣家繼。如保恆產。益不能也。秦之亡也。以長城。而非以長城也。城成矣。而謫戍遍天下。天下不能堪也。秦之亡也。以謫戍。而非以謫戍也。謫戍無更踐。太半死塞下。天下不能堪也。夫行者無憩息之所。則行不如處。負者無息肩之望。則負不若仆。城長役而不休。戍長謫而不代。居者必發而無免藉。往者必死而無返期。此秦人之所以懼而亂。而秦亡也。故晁錯爲漢畫。尙募徙而尤謫戍。懲秦失也。文景重入奴婢入粟。而輕鬻爵贖罪。知民情也。然秦之城也。與今異。其戍也。亦與今異。晁錯之爲漢謀也。難。而爲今謀也。不難。審其異。知其不難。是故塞可城。城可乘。乘可久也。秦虐用其民。以一天下。天下旣一。黔首引領思治。覲一休養。匈奴無盜塞之罪。邊土無戍劉之慘。而勞師萬里。斥不毛之地。發謫以戍之。轉餉以給之。其結怨天下。一也。役丁百萬。爲塞數千里。地不計土石。年不計豐歉。期以一二歲時。盡羅絕漠。其結怨天下。二也。夫古之爲師也。不得已也。命下而哭。繫凶而行。慘未旋。國君爲之不舉。寢不安席。而長城之役。未休。五嶺之戍。復舉。阿房驪山。一時並作。其結怨天下。三也。今時則不然。醜虜擁衆。侮慢不恭。其曲在彼。邊民罹害。骨肉荼毒。其患切身。三駕之後。休養者垂二百年。須之已久。自天子以至度支。懷懷以財用之困。工役之勞。憂念之已深。民無得而非上者也。夫

繇之治水其役豈下於始皇。方命受殛而民無叛者。知急其急也。故曰秦之城也與今異也。漢之初也。諸侯戍邊者皆去。楚漢兵爭未暇顧也。秦長城毀矣。匈奴闢故河南矣。韓信陳豨之叛。戎馬及於晉陽矣。晁錯之策曰募民。夫漢已徙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。其徙邊必不以徙新秦三輔五陵者也。其外郡國乎。邊塞去外郡國地甚遼遠也。水土又不服習也。聞邊土苦惡。當徙者憂懼其難一也。亭障未立。保聚無所。一旦置之荒墟。而卽責其扞禦其難二也。塞田未墾。塞廩未實。徙口既盛。轉運益增。始之以坐食。繼之以凶年。其難三也。富人鬻爵恐不屑身往。所入奴婢及罪人贖者。逃亡相繼。其難四也。今時則不然。塞垣已成。警急有備。塞下殷富。號爲樂土。人多而苦於無田者。比比是也。但有募集不必與冬夏衣廩食也。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。分口受田無不樂從者矣。國初鹽利稍寬。遠方商賈有攜家居邊塞者。以利之所在也。而況卽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。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。夫塞城矣。不可以不乘。不乘是棄塞也。塞乘矣。不可以不久。不久是棄乘也。更踐則不習。謫戍不可也。不更則怨尤。久戍不可也。今年春城塞集丁男若干。歷夏入秋而免。明年復然。今年夏乘塞集兵若干。歷秋入冬而免。明年復然。乘者至則役者常往。役者返則乘者就道。非月計數旬於里而已。室家之棄曠。生理之蹙乏。形貌之羸瘠。鬪心之懈沮。恐非所以圖久也。夫乘塞非古也。而亦不可廢也。古之乘塞者列亭障而已。今則長羅千里。無不受陣者矣。古之乘塞者通烽火而已。今則執戟據險。日與之戰矣。然塞已成矣。秋歲防矣。禾稼棲畝。特之以無恐矣。婦子哺餉。特之以罔戒矣。卽廢之不乘。則畜牧驅逸之失。農樵殺戮之慘。士女虜逼之恥。禾稼蹂踐之費。

無所於償也。故曰乘塞非古，而亦不可廢也。嘗爲之畫曰：塞城矣，其地卑而圯，不便而受敵者，宜更也，更矣而無堡，在近者宜增也。城城如引繩，急之而不斷，列堡如布碁，錯之而不雜。堡去城不二三里，其相去不三十里，堡爲廬舍，備器用，鑿井增甕，具春列櫪，人有所棲，馬有所秣，使至者如歸，寓者如家，每堡五六百人，則人受一廩，統之以一校，則校爲一廨，步卒勸瞭望，晝夜爲二番，馬卒遞邏，彼此爲信驗，無事則番上者倚戈於城，而番下者休，邏徼者遞哨於途，而堡居者習技藝，有警則番上者爲燧，邏者先登，堡居者繼登，而番下者亦登，則役有番而不疲，事有經而可守矣。行之一年，人皆便之。來歲徵集，則令於軍曰：乘塞而欲攜室者聽，增給室養，以半口，比歸復令於軍曰：室至而欲留者聽，增給溫絮，且移額廩，既留而復令於軍曰：欲恆居此而授田者聽，且給牛種。夫人情之不能絕者嗜慾，而其甚趨者利也。葦月不數旬，於里有不願攜室者乎？其歸不數旬復往，有不願留此者乎？既增室養，復給冬絮移廩以爲資，有田以爲產，有不願恆居者乎？夫爲國家，非財用之急也，無盛兵之急也，非無盛兵之急也，無邊兵之急也，非無邊兵之急也，無執戟登陴，結髮與匈奴戰者兵之急也，乏財用，撙節焉已爾，乏兵，清補焉已爾，乏邊兵，清補邊兵焉已爾，乏執戟登陴，結髮與匈奴戰者兵，則強之怨生，廢之憂守，爲治者所深憂也，不強之以生怨，不廢之以憂守，拔邊兵於中土，拔乘塞於邊兵，一轉手之間耳。夫秦工役與譟戍並行而致費，吾工役已息而戍以情誘之，異於秦可知也，錯爲漢謀，募遠道之人，吾卽募塞下人，遠不出百里，易於錯可知也，故曰審其異，知其不難，則塞可城，乘可久也。凡此行之於天下之甫定，則願息者吝，行之於邊口之未充，則